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疊山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徐念高

疊山集卷三

宋 謝枋得 撰

寧庵記

張仁叔塋本生母于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秤有蔬圃竹林悉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三人守塚扁其廬曰寧庵合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蘋蘩寒食

洒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塚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為寧親謀亦遠矣仁叔𢇁㴆淚而告其曰子知寧庵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蓼莪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子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予為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盈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為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

其肥瘠而欣憂畜之則候其饑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攜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饑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寛矣憂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翕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

言乎予為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久容則顧其迷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邇倚門閭而望聽烏鵲而喜精神常役役肝膽常懸懸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親老而未嘗佚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絶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妥靈幽扃矣

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冢有其人守塚者不足恃所恃蓮社佛者為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實可閔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孚嘉為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若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

或有增其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況於人乎況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子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市習俗於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者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塚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友則續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矣寧親

一念天實臨之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托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峯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維天子某年番陽李滎庭譔書辭託張國賢趙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風雲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餓瀕於死終不以非

道去貧書院遂為北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粥常座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修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顧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絶矣予以為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

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號位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讐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

紀不絶天地頼焉伊尹傅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鴃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懐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乖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穹爵重禄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

雄心覇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竊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

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隐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為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鷄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相傳之真諦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

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滎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于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峯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眞君立功江

湖建邵境上民營道院于圓岑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創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産竹木瓦石黄冠經始守靈瑣先後施捨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齊饌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于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捄水旱民祈禳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諂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

書乎曰胥及逸勤爾祖其從與享之為人臣而勤于王家
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與之享也曰古我
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為人
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靈亦不忍相
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宫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大小
咸曰報本貓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
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
之矣神有功于民則祀民勤勞于神亦祀祠堂季世之

之古道也豈可以詔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六蓼失國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皐陶子伯益有其後嬴為强諸侯趙為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蓼雖滅皐陶祀未殄也臧文仲悲傷惻怛如疾痛之切體膚使及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為皐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揺揺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獺之心乎以老

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宫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為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為心滅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堂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忿心亦有愧色

擎天岩記

記曰予宦遊東南州郡於山則見衡岳之高且大亦猶以為未見者西北耳自謂高大之勢不兩立豈意復有

峩峩然峙於天半者猶自謂偉雖未獲班名志載亦足見東南之峙勢不孤名山巨麓惟建為最幔亭紫翠乾坤之尸緲萃焉自寶雲之曲不鼓曾孫無復夢虹橋矣泛漁舟而覔飛花者誰歟閩之秦川有曠世高逸之士姓祖諱道悟深販綺紈之習力摹金宗之奇叅老瞿曇學法西乾遂謀歸隱蒞游蜂之房不畜鴻鵠之卵涔蹄之水不泄龍伯之宫必有其山可與白毫紺相光芒高大而後以操蛇有靈導之蒼莽即天地而草創焉擎天

之始立首其名而不與於志載末可憾有其實而不述其實之迹為可憾也或者謂王史無微曾記于茲歲月寖久六丁歸之山之僧曁鄉之士周有方復丐予記予以不敏辭之惜予身局偏方不得挹燕趙之勁以壯吾文閎肆斯言寧不有靦面目於司馬子長歟今車書一統玉帛會同向之未見者可見矣能附輿轍則馳騖王之駿周遊而歷覽之末為誇奈何駑駘之才不足以馳騁千里列嵎之味雖珍孰若掇首陽之甘脆天地蜉蝣

萬物芻狗吾當出一言以警聾聵又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之蝹蠖乎如是則身隱矣焉用文之斯文之所作者良有以也夫崇岡萬仞過者閲者孰不敬服其高大之勢一日朴黿不載靈鳳高翔玉沉荃化久矣高山仰止渺然予懷覽方輿者又將何以耶嶽不生才山川其捨諸否則移文山靈俾出良翰東溢崑崙之墟西極嵢嵫之頂環區中而圖之奚止乎擎天一柱之可觀也

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殁乃謂樞府曰侂胃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胃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之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

之遺風繊烈而嘉焉年十六歳先人以稼軒奏請敎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曽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為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得人也祭田横墓而嘆者感其義髙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絶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

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士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詞乃青鬼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讐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寃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

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書史昭明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扐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為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扐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鷄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為國以義待士大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畧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

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巇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下間一大寃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俘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冢比者無位猶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

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没西北忠義始絶望大讐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為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實焉耳

平山先生毋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為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

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可言而不可行為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理性書者取穹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毋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髏露骼瘞之叢塚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饑賴衣食以更

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隐滿胸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慰安化也峒岷作亂單車半夜入鼪鼯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兇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谷萬餘石為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為之事而不為者公皆為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

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為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黄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為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為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

一閫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為
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
智殫慮葺罅枷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及膽敵心有所憚
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釐軍機任改
秩襄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鑒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
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
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
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于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

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歛殯瘞祭諸費皆閫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毋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岩老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為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由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禄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栁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

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達官為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瘞於興國軍大冶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為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瘞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

為一此之謂儒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乙卯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閫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為存易亂為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度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温游公景仁謝公德方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慶歷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為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才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

廢與國脉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爲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隂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爲天道可必毋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輿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隂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斸則柯葉千歲而長青

匪春種而秋獲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行有傳必長
扳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礪行俾人知樵陽
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
與今人言哉天地間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
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
樂於此時者辛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可無

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行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辨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旦是不是然不然吾不敢臆决也始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為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為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遊氣之寘寘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

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尚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榮則飡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能無虚空跫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違吾言不足為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且儒家所能言君之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旦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遊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為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笑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則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不

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鷺洲書院記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爲基創爲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逮於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序者十二爲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

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于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待之雖然由文忠之説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爲不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邪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

所重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蕭氷崖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没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脉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氷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

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代千丞相免追筭功賞錢糧啟

先是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邊費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云云

出車還役方吟洗甲之詩計簿見疑乃有償金之責此生此日惟公惟天切以黄石談兵無賞豈能得士孔明

治國散財斯可聚人任危事者異平時圖大功者忘小費陳平用間盡捐四萬之黄金季子合從豈止一雙之白璧上不問其出入之數下得神其鼓舞之權故能離敵國骨鯁之臣終於滅楚連異姓兄弟之國足以弱秦洪惟仁厚之朝善用英雄之士群臣分鎮州郡之粟可移百里皆兵府庫之藏不惜昔我寧考若公先王當輪臺悔用兵之餘以淮閫礪復仇之志捐軀征伐誓還萬里之封疆傳檄招徠盡致兩河之豪傑雖收義而有感

豈吝財而可爲想盛時不計分穀之微故忠臣得爲社稷之計孔明不死雖復漢以何難召虎再生此興周之有望誰謂武皇虛耗之日頗有秦季督責之風車轔馬蕭雖恨捐金之晩弓弭矢箙即云上簿之欺始因一二事之可疑併與千萬人而不信爲父椎子寧不痛心以君使臣亦必有禮伏念某家忠義賦性狂愚忝中原文獻之傳頗知大節得安定體用之學不事空談辛苦兩科棲遲幾載流涕讀興元之詔血誠起雍丘之兵清

朝將以勸忠宣幕因而假寵非有祖逖千人之廪又無張廵百里之權用官劵能幾何得義士以萬計戍兵絶餉間逢守敬之指囷大姓假錢多藉軍帥之作保方强敵入清江之境以孤軍守臨汝之城悍將武夫固有坐而觀者監司太守幾欲委而去之乃以三州責之一士賴元勲再整乾坤之力使内地不見師旅之勞豈其全軀保妻子之臣皆譖人者不念援枹先士卒之伍將屬予乎謗言來自貪夫貝錦成於邇列胡銓義旅似蒙騷

動之疑宗澤精兵竟以饑羸而散猶幸坤大臣之容物有如泰君子之包荒未投光範之書已拜明綸之渥真爲知已豈但感恩其奈右司無宰相之公心有負裕陵之訓本朝乃胥吏之天下果如同父之言忽傳拘索之甚嚴不曰會計之已當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況子文之家已毀顏氏之瓢屢空慈母忍貧久缺南陔之養室人徧責何止北門之憂可憐平地之無銅安得上天之雨玉強爲師說

誰資子弟以萬鍾亦有告身不直將軍之一醉輿言及此撫已知危主爾忘身公爾忘私願盡為臣之義寒不得衣饑不得食亦為賢相之羞茲盜伏遇其官忠孝通乎神明度量包乎宇宙平生學問惟韓范可以齊驅不世功名雖伊周未能遠過不以春秋而繩臣下每用皇極以愛人才使稼軒之帑屢空無辭于罰若師魯之錢公使當辨其究萬形有獘而惟理難磨一心合天則何事不濟矧小人之有母尤君子之用情誰能憐措大

之窮賜之十萬不敢受北君之賞還以五千特在出爾反爾之間即為生我育我之造邑金具在悔不如莊子之明璞玉猶存或可效卞和之獻

代賀宗臣正啓

恭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垂法一新正月之觀同姓上封獨載内陽之泰受天靈貺必世英賢恭惟某官仁意春生道心日麗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振而誰知詩

禮楚交加意穆生之醴英雄元德留心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志宫前嫩柳懐上皇攀折之恩顧消西北之嚴凝廣布東南之温厚掃清飈霧見舊日之官儀克滿乾坤賀今春之喜氣其草心游子花淚逋臣嫋嫋秋風思公子而遠望萋萋春色恨王孫之不歸愧無存趙之思空有依劉之幸詩懐雲樹清樽即日而論文夢遶煙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

前期心長

代賀丞相正啟二首

鳳紀更端復對堯天之歷龍躔回次又新夏正之初維時元勲坐膺純嘏恭惟某官勲高王室忠簡帝心以道德而位三公應千載明良之運理陰陽而遂萬物成億年耆定之功宜誕受於春祺用永扶於皇極某一違鈞範五越歲華身在西陲粗效椒觴之祝神馳東閣輙輸竹簡之誠

天序更端人正啟旦實四方之資始慶萬物之咸亨伏惟某官道昌羣倫德隆間世服華彛之重望建社稷之茂勳坐隆師席之儀刑益重聖朝之羽翼為國碩艾四方咸犇於具瞻享時休嘉百福同資於康壽某屬臨獻歲伏跪壺觴仰企崇墉益闕　欽

代干執政薦舉啟

闢黃扉而熙萬類雖後陶甄挨華藻而披羣才敢希題品具輸悃款登徹崇嚴切以國家端出治之源宰輔受

舉能之責入則垂紳正笏曰謁帝以進賢出則濡牘刻章歲限員而薦士維中外之同體共推揚之一心允借齒牙立生羽翼曾謂駑駘之賤妄經皐樂之前如某者才謝命奇地寒族替弓冶淪箕裘之緒咼儀隊閥閱之傳顛躓窮途侵尋半世原念登門之始亟蒙下榻之知時際秉鈞哀深陟岵適在幽隱之地莫逢造化之功墻角殘蹤自絶阿衡之咼海隅斷梗空瞻傳説之舟既請字民屢諧將毋逮甫戍期之及會新遴選之嚴掃軌里

居已更六載易階京秩尚闕四章在行道已猶今矧趨風之有舊忝惟其官大邦碩輔命世真儒嗣洪烈於臯夔紹正傳於洙泗建牙藩翰暫均剖竹之勞推轂英豪罔替拔茅之志儻矜瑣陋當辱記憐賜之顧盼之隆假以扶揺之便某謹當鏤膺載德銘己知恩是日崇墉獲厠登龍之列異時大治願為附鳳之階

代千上司公庛啟

長榜書名誤玷掌徭之選遠方随牒茀深懷禄之情豈

不堪拜揖於上官將以受約束於下執切以難莫難乎使之為宰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安薛公而僅理宋邑盤根然後别其器朝歌有意於除姦美稻不可為之雚表甫惟求於治劇雖事之繁簡或異亦材之大小不同綦誤著青袍濫竽墨綬不能操刀使之製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陽山以尹韶猺焉可治都昌而化豺虎第綢繆以結果徒奔走於抗塵河陽號一縣花潘安仁豈於微官而敢陋彭澤為五斗米陶淵

明或以小兒而見羞矧廢置之際未免鄰城之嗤而進退之間或遭官長之駡謀爲之地願出其門兹蓋伏遇某官氣養之浩然道識其大者振鴛鸞之翼而騫翔要路垂虹電之光以熠燿清朝我馬之維駒維騏維駱維駰暫屈咨詢之問甘棠之勿剪勿伐勿敗勿拜將形聽斷之思賜環行補於公卿推轂未忘於官屬某敢不班揚名令敬服常箴惟學道切慕於絃歌而奉法願寛其轡策獻梅花之賦敢期直指之稱誦木瓜之詩當盡厚

報之意其為欣抃昌既敷陳

代干丞相遷除啓

丹衷激切夙懐知過之憂黄閣深嚴莫遂趨承之便彌極遡風之慕敢稽修敬之勤恭惟某官星斗垂文乾坤廓量負五百年名世之傑展九萬里南溟之程經綸四海而何所不長酧酢萬變而未嘗或屈大節凜凜而可畏宏猷綽綽而有餘懐堯舜之道以致君恥威文之事而在已朝廷由之為輕重天下係之為安危自登槐席

之尊益注楓宸之眷謀王體而斷國論熙帝載而代天工坐隆兵寢刑指之勲益致俗阜民安之效羣才登用庶政修明一陶晏粲之期永輔盈成之業明良際遇載賡虞氏之歌聖賢相逢願續王褒之頌切念其材猶樗櫟景廹桑榆一官奔走於塵勞七任沈迷於簿領退有啼號之廹進無左右之容栖栖嘆已之未逢落落與世而難合高山流水覺之知音白雪陽春終無寡和幸遇大鈞之播物況開東閣以招賢既久託於帡幪當不忘

於操履心同涸轍顧歸滄海之波迹類寒荄覬沐陽春之澤

代干杜按察追索書板啓

布衣命薄忘綉梓之羣書絲纚威行還青氊之舊物誰詰季孫之賞盜覩逢魯國之真儒吾有二天公如十日竊以萬形有敝長存道義之名千古在前難泯詩書之澤微若書生之義論上關天運之文明秦火無遺不焚御府之六籍蜀寇已憯尚留石室之九經未聞孔孟之

徒不勝跖蹻之焰造化必能為之主神明亦自有其人伏念其才愧雕龍學幾刻鵠諸老文章之印頗有傳成三代金石之碑亦嘗編集奈五窮之難送慨萬卷之空翻恐尋活計於錐刀寧問生涯於梓匠簡無編竹似有益於國人書既同文願廣傳之天下豈期狗鼠尤甚豺狼衆憐三篋之書亡彼得五車而自喜牘以金而不許毀於櫝則可憂凡為攘竊之民恃有逋逃之主仲塗印昌黎之集自知不免於貧唐僧失蘭亭之文恐抱無涯

之戚不逢大造何有餘生南山之判一傅荷澤之圻大窘漢除廉吏盜牛即日而來歸魯有素王竊玉踰時而書得兩載懐亡弓之恨一朝喜去珠之還緬思西蜀之先賢起敬哲遺之有道物皆吐氣恨無十數輩之使君士盡歡顔顧見千萬間之廣厦當日未酧於素志老天必啟其後人此葢伏遇某官草堂嫡孫闕里先覺襟懐洒落光風霽月之無邊志慮清明秋水長天之相映自攬轡登車之後有遡川獨航之心正觀豈無諆謨孰若

如晦之善斷慶歷固多按察獨稱杜杞之長才不惟山岳之動揺自覺乾坤之軒豁蠻夔丕變吳當受罰於春秋文獻足徵宋或可言於殷禮凡一予一奪之際皆衆好衆惡之公治鑑可垂之無窮儒家各傳之不朽幸斯文之未喪知我其天喜吾道之將行以公為命感激辭短皈依心長

謝宋亦山惠米啟

右某啟伏蒙台慈饋白米十石者言念瓊糜精潔豈無

騷客之粻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糴一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人言好施豈盡出於誠心餽之儻或無辭受者不知何義萬鍾雖富焉能浼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簞食惡其非道而壺飧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齎糧師非學稼蒭飧藺糗半生世厭於肥甘矛淅劒炊十載備嘗於危苦亦羨粟有餘之農夫甘為飯不足之廣文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温飽晚同無已頗能忍於饑窮豈無貸監河之書終不

寫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鐵石尚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粲忽驚於愁眼儘堪負米動慈母之歡顏不畏絶糧見門人之愠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攘臂而遊雖免炊沙終慙不穡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秦輸人或有言何獨不辭於宋餽恭惟某官膏粱味義菽粟飽仁士待公秧何止閔憂於苗長民思我粒必能變理而泰豐爰命廩人無饑客子某敢不風歌授粲雅詠裹糧豪傑襟期已見指囷之義功名志願尚能倒廩

而言辭雖有窮意則難盡

謝人惠紙衾啟

平生真實不為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寢興知感寤寐難忘切以荃壁葯房薄塵寰之帷帳蓉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修乃至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氛埃真成玉楮敷竹床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而西川之耆俊儉於奉已銘以示人其最厭黃紬之矜夸未見青綾之華

煖雄心英氣尚有寢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爾其玉壺水壑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氊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思慮無涯物外獨清疑是臥袁安之雪室中生白宛然宿杜老之雲恭惟其人睡不拋書寢猶思學喜留詩客醒常攜枕簟而遊靜聽鐘聲臥不覺衣裳之冷其共承珍貺願廣德心因鐵衾而歌千間儻遂庇寒之志得布裘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

謝惠醋啟

道心苦淡自知吸釅之難德意醇醲乃有作酸之恵香浮頰舌感在衷肝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未可觀敬老之誠物雖薄而用宏禮若輕而義重我聞周典官有醯人掌五齊之調和合七菹而醞釀上則登于王所共者有嚴下而賜及賔筵禮之亦厚使膳羞而無此恐滋味之缺然鹽必有梅前聖之望良獮鼻能吸醋後賢以取相才自非其物之可珍何有斯人之善

喻伏念其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噞喁堪憐聚蚋獨愛道真之嚅嚌又笑醯鷄渴饑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遂煩小奚專致巨甕乃烹雨韭頓添春菜之光華以漬冬菹不厭朝虀之索漠鄰何待乞客亦可供盡忘東野之酸或止相如之渴恭惟某官滿懷蘊藉落筆森嚴行獨剛方不效微生高之直量兼容忍真有范魯公之能遂令寒窶之庖頗知曲直之味某噤津佩德流歡懐仁願子和

羮當雨霖之重任為吾發覆窺天地之大全既以心藏不須言謝

賀蔡芳原判鎮為道士啟

恭審潔身汙世寄迹黄冠滿目氛埃儒術不勝其拘賤遊神清静道家尚可以逍遥隱然千古之逸民或是四明之狂客切以安期志大豈願學於神仙莊子才高何空談於道徳聊以避齊梁之俗不忍聞楚漢之争因思前哲微言亦羨後天不老秋夜發幽人之嘆欲鍊形蒐

凱風取王子之詞必存神氣果知此意寧有幾人恭惟
具官光風洒落之襟懐白日清明之志操濂溪而下考
亭而上徧叅諸老之書西山之節久軒之忠自得一家
之學未展平治修齊之藴肯為清虚恬淡之遊静觀世
變之推遷忍見人生之辛苦皇帝王伯之道遞降如今
衣冠禮樂之區一變至此惟聖賢乃能避世惟明哲可
以保身不嫌茅宇之凄凉轉為道觀何必玉隆之嚴邃
乃寄仙家上界喜聞蔡真人之詞新宫不讓山元卿之

筆廬山泉石甫期清靜之留華岳煙霞幸有希夷之隱尚恐聞十行之冊詔終將擁一朶之紅雲其竊欲訪松花共尋瑤草青牛何往常占紫氣於函關白鶴高飛或聽玉笙於碧落

梅野起居疏

世無子産孰頒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燹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叅克已為貧士忍聞爾賀之言池魚本是善

人孰動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顧恢身外之帡幪若不寄貲豈敢嗔於録事倘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為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年始有此廬莫作詩人笑話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疊山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徐念高

疊山集卷四

宋 謝枋得 撰

聘定啟

典刑猶在愧文定之嫡孫聲氣相從慕安昌之愛女春生葭樹風育莪梅恭惟親家某人令女幼未及笄已著德音之美某男童而佩觿粗知學問之方龜筮告猶鸞鳳得偶于當嚴于擇婿我祖名言女必謹于事人君家

美意

又

親不失其親可隆親誼幼及人之幼得講幼婚幸出自
天恩歸有地髮方覆額已勤采藻之儀角正垂髫猶事
美梅之劇幸兩小絶猜嫌之念故一言契姻好之盟鴈
幣肅將庸固早年之堅約鳳飛叶卜庶諧晚歲之和鳴

又

仰少府之名門曾諧舊眷襲文昌之末裔復訂新盟况

草木之味本同故柯斧之言易合五齡六歲幼而嫁幼而婚寸帛尺書宜爾家宜爾室豈特效恭于子壻蓋將有望于父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仁義而已矣胥教胥誨胥保惠毋曰篚篚云乎哉

又

百世婚姻況早得魚嬉之隊一言成事蓋亦由鳳吉之占對偶信是有緣蹇修易于為力誰謂司農之姪締好劉墻敢啚法從之孫獲妻馮氏既新盟之議定宜巧樣

之催妝尺楮寸縑茲遣行人之問信緑衫紅袖要看舞膝之娛前

又

門闌多喜同為眀鑿之民聲氣相求宜講姻婭之好祺言允契天幸何多令女鬟未成雲已婉容儀之謹某男髪方總角幸寛襁褓之憂豈曰小哉姻不嫌于及早會言近止喜即遂於于歸

田定啟

自蜀郡來五世託名門之好必齊姜娶一書寫非偶之
懸是誠因親而締親所藉以幼而及幼既無嫌於兩小
暫時為摘花騎竹之娛宜諧老於百年指日奉執櫛傅
巾之事辱永語致將忱之奠雁欲歲寒成聚戲之隊魚
可不如期以堅永好舅姑即父母幸每推錫類之仁童
稚不婚姻何敢誘先儒之誨

又

觀書月下喜聞得頌於幼年折花門前幸獲問郎於同

里況黄龔並高於地望宜朱陳亦締於世姻令子已學
唫龍茂著奇童之譽小女喜占鳴鳯愧無少女之期雖
嫁娶以長大為期然男女之婚姻貴早荷不棄長干隣
友之陋願早諧盧郎年少之期好音速報鳯樓人此正
佳壻青春早作蟾宫客當繼前修

又

樂天示勸深虞生育之遲延壽訪婚欲見曽玄之早盖
一生之計惟在於少而萬世之嗣莫重於婚若兩小了

無猜嫌宜二妙合於笄角況令孫清徹已聞駒齒之生而姪女無知方在鳩車之歲苟不遺於葑菲喜獲締於葭莩雖云鵬鷃之不齊自是牛馬之相應資才不論何未忘父母之懐它日有行正有賴舅姑之教

又

謝安之姪生而敏頗闕叔父之情庾公之女幼而孤喜道姻盟之好惟因親致親相契之久故以幼反幼得有所歸雖童心稚識之無知何勞遠慮然男室女家之早

定式慰先懐

又

兩小無嫌久誦吳梅之句一言有契遽承采菲之盟俱勿失赤子之心可卜見玄孫之慶吳璋載育已呈繫襲之奇折線未能欠覓穿鍼之巧詎意玄提之戲克成夫婦之緣兹辱魚緘復勤鴈幣報君青玉案既已深張生何以之羞遺子黄金籯願冀守韋氏不如之訓

七月請期啟

男女之生幸而得耦婚姻之道貴在及時禮有請期義當修贄祖宗繼體重嚴親迎之辰父母有心尤重于歸之日肅將嘉幣庸試新粧鳳鸞佇聽於祥占烏鵲懽迎於巧夕手舞至切心罄奚殫

回啓

月燭雲軿行矣赴銀河之約吳戕蜀錦此其爲蓬蓽之光然愧無百两之將亦敢忝三周之禮折蟾宮之桂毋富貴之相忘採南澗之蘋惟敬共之有恪

八月請期啟

始卜佳期幸爾秋期之叶再占吉月依然夜月之圓謀由淑女之促裝足與姮娥而為侶茲相配合可想和鳴爛即覩於盈門敬特將於納幣貧者為禮非財貨愧之多儀之子于歸宜室家豈勝至願

回啟

紅箋寵貺辱厚禮之咼來丹桂香浮喜佳期之漸近既有言歸之約當嚴往送之辭琴瑟和鳴行應曩時之占

鳳門闌多喜尚期它日之乘龍

九月請期啓

古者制禮婚姻非受幣不交今也從宜男女以及時為貴況在黄華之候輒修紅葉之緣占其吉於卜人已云允叶聽其成於媒氏冀必能從

田啓

瀼瀼湛露滋開黄菊之數枝拂拂好風吹送彩雲之五孚因悟親朋之邇且承迎禮之隆御輪再舉於三周行

李愧無於百兩祇崇姻好冀署頻文宜其室宜其家自今始矣俾爾昌俾爾熾勿替引之

十月請期啟

愧非韓樂幸忝鄹里之相攸夙定文祥必講渭梁之親迎言既遂矣追其吉兮預陳鳴雁之期屬届獻羔之候言脂車言秣馬行詠于歸以采藻以采蘋庶無失職

回啟

好記橙黃正十月為梁之景喜傳梅信占三星在户之

期既叶佳辰敢違嚴命女有行而餞于禰已教其謹蘋藻之供母命嫁而送之門當與之贄棗栗以見

十一月請期啟

曩諧占鳳已欽季諾之承今漸登龍欲效秦貧之贄況一陽來復之際正兩家合好之時輒修雁奠之儀并致鸞裝之禮非然爲敬固慚無百兩之將行矣升堂誓益殫半子之職

回啟

早憑月斧修成月鑑之圓今泛星槎來促星橋之駕戕牘戾止圭幣輝如自顧菲然何以當此既重壓於委貺詎敢後於拜嘉禮重御輪適十月為梁之候式嚴施袵屬一陽來復之時

十二月請期啓

天地之義既諧卜吉之從婚姻以時敢後親期之請預煩媒介以布腹心月取季冬日涓癸卯書先伸於一紙好永結於千秋

回啓

穀旦于差已叶蔡龜之卜瓊英是尚行觀堂著之容第虞裴素之空不作盈門之爛我則氷薄公其歲寒探隴首之玉梅已傳春信聽城頭之畫角行促曉粧

回啓

龜卜叶從曩荷氷人之請魚牋下逮遽言星戶之期然雖貴於及時奈偶廹於多事桃夭方春之候此固良辰蘋采行潦之中尚容後歲永為好也姑少遲之波量有

容智燭是幸

通王府尹劄

某伏以仲冬謹時晴曦流愛恭惟某官眷隆九陛望重一麾后皇賛襄台候動止多福某謹沐神雪慮竊援毫戕申敬於千騎行軒之次仰祈矜休

某切謂天欲惠顧於横浦為千里宅生之寄以有豈弟君子出而父母斯民矧惟二天照臨之初萬口謳頌溢為至和諸福咼來不禱而叶某安敢賛請

其復審其官光膺鳳檢暫撫冀城成命甫須輿情交抃

恭惟慶愜其承乏之附庸天幸棲身道德覆照之下日在

南楚與扶節之老騎竹之童兆望朱幡爭先快覩卷卷

贊喜踴躍萬分

某恭惟某官前輩盛心斯文元氣忠孝名門之衣鉢才

猷清廟之璠璵風度照人芒寒色正詩書澤物玉韞山

輝乃知衣冠甚盛之家必有社稷非常之器

天才無施不可春腳所至有聲暫勞一駕於熊轓來活

久枯之鮒轍恐未止甘泉之訃及已興宣室之思天若有意斯民何止賜金而增秩公必從兹大用即看鳴玉以趨朝凡在怑幪尤深傾傒某敢因慶福而私布之仰祈台照

又

某去冬謁告言旋天閫奇機恭遇某官分月臨川道路之人更相告曰是閫長史宰相才也乎盍往致敬焉某於此時所期先生者又有出於它人所期之外也然自

跪違泰階倏又朞歲引睇霄躔無食息敢移尊嚮忽得好音適屬福星委照之下感念之餘始歎人之幸會喜甚折屐遭際有如是耶惟是不習絲譜五技已窮善後之謀罔知攸濟所幸仁賢二千石惠然肯來以下慰三邑顒傒之切某首當引睇牙旂躬負弩矢俯伏道左以修屬吏之恭則蘇天之庇又有出於意外之望某不勝拳拳

又

某策名贄敬之初無以見其歸依之萬一斐然儷語疥於中蕃蕪類不工醜愧萬狀儻蒙一覽而擲之榮佩千億

又

某仰惟隨軒蓬閬仙轝邈在霄漢某不敢凌節百拜申敬惟下邑先庚教條拱俟頒曉

通王府判劄

某伏以權輿半春錦綉萬家恭惟某官屛星照乘和氣

載塗穹厚廸簡臺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露香贄忱籤府

仰于丙在

又

某切惟宣化承流守相之尊等耳地方千里位亞元侯

以十萬戶之懽聲為八千春之善頌則夫金舄翠釜有

請則訣

又

某嘗闢玉華之秀甲於閩東名閥倚天實鍾間氣慶雲

呈瑞孰不願快覩爭先風北枝南無階望履詎圖試邑行戴二天此造化者巧為之遇合也遥瞻丈蓋此心如飛

又

某恭審奉詔監州抗旌戎道來共一輪之明月先回四境之陽春伏深慶愜某幸正趨承倍增欣忭謹綴猶小啟一書端控燕雀之悃仍蒙弘慶賜以粲觀某下情慰愜

又

某仰惟某官性資氷潔德量天寛惟涵養深而燭理明宜設施弘而臨事果䕫城製錦載賡杜工部之詩越囦依紅細考王右軍之帖蔦分半刺殊加恩意別乘驥足之馳詎容席煖屬車貂尾之從莫待詔温

又

某庠序諸生不習為吏剸繁治劇用重其才水毁木飢二軍艱字雖撫字之心如日而焦熬之鬓已霜末路猶

艱險灘未涉尚祈矜念曲賜庇存祇佩恩私山丘莫喻矣

又

某不敢凌躐申實闕仙輯之起居伏念屬邑應有先庚條目拱俟行下

回主簿交代劄

某伏以月開周正雲慶魯書恭惟某官司印花城趣裝轂旦后皇右綏臺候動止千福某雪手露香奏記籤史

仰干丙在

又

某聞之二氣五行之運在天為寒暑在人為語默動息調元贊化儒者事也況理一身之陰陽乎雖然存我以厚蒼生願為百家寶此不貲之軀乃副輿望

又

某佩服春藻秋蘭之馨久矣箕南斗北無由快星鳳之瞻不謂天假奇緣得託雲仍之好平生願識荆州却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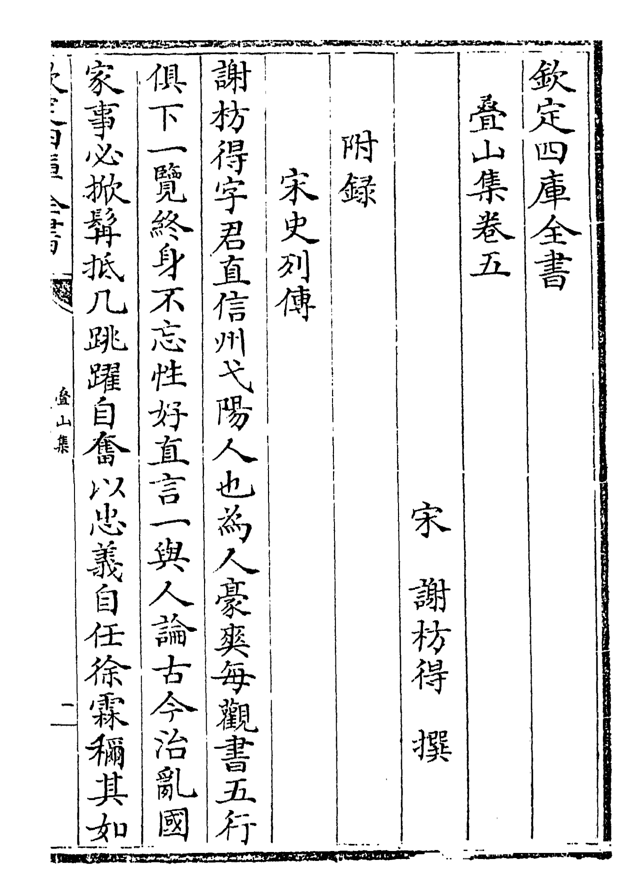
負此言矣中夜攬衣擊節自慶

又

其伏審榮膺綸誥來領印曹先聲一馳和氣四洽諒惟歡慶切惟其官以南岩世家為西江名士峩冠司業堂則何蕃之德行舉幡帝闕下則王咸之氣節朝奏暮召可謂希世之遇矣尚屈鸞鳳之枳棲何耶然張集賢起于魯山鄭相國興於汜水萬里修途胥此焉出奉紫泥而班玉筍不夙則暮

其鉛槧晚生世居昭武烏洲學優而仕代不乏人在嘉定間則伯氏果齋對策大廷擢居嵒甲獨某不克亢宗少也三預賢書迨其强仕某年猶未脫場屋俛試南廊疏居次等遂得金闕趨來梅川甫書下考乃蒙大鑑張先生檄入郡幕繼蒙繡使李先生俾攝信豐俱以一削收錄於是羈留幕底者兩年回識薄職不無曠瘝然此心惓惓無日不在朱墨間屈指歲除僥倖書滿幾生修結得際交承洗憊拂篆以為告新之圖其之志也掩瑕

函過以為淑後之計則執事事也引領車音拜手以白
其及瓜而代有日矣修尺牘以通是好禮也乃為執事
所先懈怠之咎無以自文謹列件劄將以儷語申控
早悰并酹榮施儻垂電光榮佩千億
其皇恐晉躡申問契家翠水瑤池臺脊伏想烟霞萃祉
日月常春新治趨條敢不肅拜



叠山集卷五

宋 謝枋得 撰

附録

宋史列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

鷲鶴摩霄不可籠縶寳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户叅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兵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説鄧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啣之上藁於似

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冐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熙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吕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黄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吕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為之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之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户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

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蔡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屐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

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蒙古臺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西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

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金人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宫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爾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

頓兵令毋深入特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
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
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叅
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
趙孟違來言枋得駡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
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
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
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

拜慟哭已而疾遷𢡟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趍進抱父屍亦死

疊山先生行實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登宋寶祐丙辰第甲子校文江東發策十問詆時政安置興國軍乙亥除

江東提刑累遷至江東制置使士軍攻饒拒戰安仁敗
宋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又敗棄
家入閩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入信鏤銀榜根捕孰枋
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楊州獄中母
夫人以老病得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
之得還元至元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召宋故臣謝枋
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
承旨留夢炎交章薦之尋有書上程雪樓秋九月參政

魏天祐執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至元甲申黄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枋得後車遣建寧總管撒的迷失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有上魏容齋書己丑二十六年夏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

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杵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已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杵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

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礪之遂臥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塟于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議并文章軌範行于世

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李源道

至元二十二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内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廿五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戍將廹促上道乃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塟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彦安祖

一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姚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官奮不顧前後抑至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已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

毁家以償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蹦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校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擿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拂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持足迹

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于理者輒曰謝絜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堅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於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

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不屈斬于市先生性資嚴
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愉宰老竭蹷不售終不取
合於時其為人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乃曰弓旌招
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皇帝
夢卜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
六經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蹈襲陳言
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

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
以植世教立民彛為任貴富貧賤一不動其中其言曰
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鋭之氣不可以威
奪其自信悉類比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
中人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著易書
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
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早卒熙之歸
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白

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於朝爲疊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葢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黿玉毀折我朝天明迺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栢伊其板蕩古有盡忠道統既闕人文斯崇有美翔鸞載集載

嗚曷廸匪庭曷課匪京萬里氷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
閟于佳城嗚呼先生

上叠山先生書

二月六日新安學生前鄉貢進士胡一桂謹薫沐裁書
百拜獻干提刑殿講叠山先生閣下某嘗讀周元公易
通有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
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夫所謂道德者何也其綱
有三其倫有五原於天設於地品節於聖人通行於干

萬世由乎此則安不由乎此則危由乎此則為諸夏為人不由乎此則為蠻貊為禽獸斷斷乎其不可易之論也然嘗惟夫自開闢以來宇宙不知其幾變而所謂道德疑若為之而俱變者冥冥之表葢有天焉每於其交際之間必生一二傑魁瑰偉之士以身任道德之寄把握扶植於不壞不滅之地夫天既以道德重寄付托於其身謂宜愛之護之俾得優游適志以順乎其天顧乃不然或使之憂患困苦直至殺身而後僅可以成仁或

拂亂其所為使之飢寒流落瀕於萬死而不得死栖栖焉寄隻影於遐陬僻壤間而時俗富貴者洋洋得志切齒唾罵以為至愚至癡不通時變自陷於困窮所謂可憐不足惜者若是而望其把握扶植此道德於不壞不滅之地真不啻如一髮引千鈞之難何哉葢天地間萬形皆有敝惟理獨不朽宇宙間事固有囿於氣數之不得不然者而所謂道德之理則實未嘗一息可變苟非其人亦不能以自行是以必於人是托然人品有不一

有盜名欺世者有慕名矯拂者有不能忍於饑寒而流涎於富貴者有牢關固拒於其始而卒喪其節者有自度其才不足以應世而姑守窮約者有初之無力以自奮忽乘機而遽起者若是者是皆不足以任道德之寄往往天亦嘗厭棄於此徒是以付托一二人於斯世必使之憂患困苦殺身以成仁必拂亂其所為饑寒流落瀕於萬死如不得死如精金百煉曾不變其所守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者亦以其身不足愛而道德之為可

愛且將以愧天下之曾偕人爵食人禄者若此者是真可以任道德之寄昌黎韓子所謂千萬世一人周子是謂道德有於身者是也遡吾目兮八荒思得大人君子道德有於身者為之依皈舍先生之外其誰哉洪惟先生抱三光五岳之正氣負三綱五常之重任涉世於强仕之年秉操於立朝之日一時權姦如虎豹九閽磨牙搖毒而浩然之象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曾不為之撓屈居嘗抱膝林泉朗誦先生大雅之章想見人豪而

雲泥懸絶無階趍拜兹者恭聞蟄神龍於清淵翔鳳凰
於千仭儉德自持而爵禄不足以移高尚自立而王侯
不足以屈集蓉裳修初服而韋甫逢掖變更之未嘗卧
蓮舟讀玉書而天禄石渠宗主之有屬斯文倚之爲命
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標表以益堅亂臣
賊子有所觀望以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
身而把握扶植之責甚重而匪輕也故昔也危言危行
人不得以議其許今也危行言遜人亦莫得以議其脂

韋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時不同而處亦異也嗚呼天地猶有憾粹乎先生之行終不能疵日月猶有蝕昭乎先生之心終不能蔽雷霆猶有伏烈哉先生之氣終不能遏此真所謂道德有於身而千萬世一人之人也稍有志於道德之士可不承下風而望餘光哉其

安定徽宗古歙士族蓋自六世兩伯祖鉉銓接武元豐之第而高伯祖昂政和之間由辟雍第太常與吏部朱韋齋先生有同邑同年之好高祖溢紹興初分路省元

復攸世科讀書之傳道德之脉三百年於此矣某五六歲而讀父書十二三而能文十八而登名於天府年少氣鋭不但視功名而唾取粗亦為有志於當世者夫何澠池之翼未展而田溪之翅已垂孟明之舟未焚而鄭鄗之咢已易事葢有大謬不然者我之為我亦無復有志於斯世矣且比年以來天疾其軀仲車其聽庸人孺子莫或肯半指屈中夜以思默然領會意者造物仁愛之深故欲使為無聞之人專心致志於學行之乎仁義

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無絶其源無迷其途而已乎環視其家圖書滿屋而紫陽夫子之易又平日所酷尚伏讀家君易啓蒙通釋吾易門庭既已獲入獨謂本義提綱振領而節目未詳於是又取語録而附之纂集諸説閒贅己意至若卦象之異同文言之疑義自漢儒以來千有餘年未有能灼知其説者朞一旦豁然貫通若有陰相而黙啓之於是作為卦象圖説又作為疑文言並而體之未有圖也而圖之十翼之末有論也而論之啓

蒙本義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知也又表而出之凡此者豈務絺章繪句以為能紀事纂言以為多哉亦以明經乃儒者之事況大之為天地幽之為鬼神明之為君臣治亂別之為賢邪進退于以立三才之道于以順性命之理于以盡事物之情通天下之故莫不畢備於易於此乎有得焉亦庶乎身心收歛不至外馳而所謂至尊之道至貴之德亦由是以不失焉耳書成而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為之許可其亦自度歲月之不虛度

矣然左太冲三都賦固未嘗不為奇偉之書使不遇皇甫謐稱獎而為之序亦何以信於時而聞於後哉今海内以先生為道德之宗主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某是以不遠千里往拜函丈塵涬視聽求片言以為之黼黻付之書市繡梓倘徼先生之高名令譽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某何幸吾易何幸惟先生進而教之實惟門士之至願干冒師嚴下情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詩

贈叠山先生　　毛靖可

一襟書傳日星懸湖海聲名五十年事不求知惟此理文之未喪豈皆天人方驚怪歐陽子我獨悲傷魯仲連看鏡倚樓秋已暮風巾霜履重依然

又　　葉愛梅

后土茫茫兩曆行綱常事重此身輕大江有士一人壯千載見君雙眼明俯仰元無愧今古英雄何必盡公卿早知莫賣成都卜省得人知大隐名

又　　　　　　　　　　　　　　　游古意

滿腔忠孝有天知不管人間事已非萬里乾坤雙草屩百年身世一麻衣行藏自信床頭易卧病惟餐隴首薇儻過宗周見離黍幾多新淚向殘暉

和疊山先生韻　　　　　　門人魏天應建安梅埜

疊翁老師將有行賦詩言别綱常九鼎生死一毛忼慨激烈高風凛然真可以廉頑立懦天應足患痼疾莫能往餞囬視后山之送坡翁為有愧矣斐然拜和

未知能徹師聽否臨風淒斷

萬疊青山只麼青從容時止又時行斯文未喪予何畏
舉世隨流我獨清日月精忠今古在丘山道義死生輕
吾翁銕脊文翁似無愧淵明與孔明

先生心事炳丹青顧影何曾愧獨行商嶺芝能如橘隱
首陽粟不似薇清綱常正要身扶植出處端為世重輕
安得寒泉來會宿參同極論到天明

又

門人蔡正孫 蒙齋

疊翁老師因行賦詩讀其辭而見其心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爲之感慨激烈正孫辱在師門弟子之職敢不拜一語以激揚先生之義氣用韻斐然

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饕雪虐天終定歲晚江空氷自清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離明坤順文貧事此是先生素講明

送疊山先生北行　　逸名

流落崎嶇二十年幾田灑血杜鵑前一雙芒屨乾坤窄

萬古丹心日月懸案上靈龜元不食樊中孤隺且安眠

逃名不得名終在行止非人亦有天

又　　陳達翁　建安　泉石

孤忠不忘綉衣時跳足佯狂老亂離鸚䳇不能逃圈網

麒麟寧肯受鞭羈半生苦被名相誤萬里甘將死自期

今日如公能有幾此身無愧作男兒

又　　門人王濟源　道可

希武何意出山中心事當年漢臥龍行止但憑天作主

别離初不淚沾胸定知晩莭能存節未必寒松肯受封大義昭明千載事前程儘更好從容

又　　門人張子惠　叔仁

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訂驗是儒仙人皆屈膝甘為下公獨高聲駡向前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到頭畢竟全清節留取芳名萬古傳

輓疊山先生　　洪平齋

千古精忠日月光恨無麟筆寫堂堂遷家恥作梁江總

辟穀誰知韓子房後死十年應有待輕生萬里故非狂有兒可拾江邊骨須信人亡道不亡

又　　趙簡邊

西山東海莫容身芒屨蕭蕭萬里塵去往更無寛歲月死生惟有一君親丹心故國江雲冷白骨他鄉塞草清不是田頭春已暮至今猶說似痴人

附祭文

祭疊山先生　　李仲臯

嗚呼疊山峭崒巑岏直不可撓邪不可干洋洋晁董文亞孟韓發策危切指斥權姦運去物改忠憤裂肝十年逋播閩嶠間關翕翕訛訛疾我謂頑執拘北往摧辱萬端絶粒自殞憸夫厚顔黄河為之嗚咽泰山為之悲酸魂黯黯兮莫返旐翩翩兮來還嗚呼哀哉文山之殁也千載心為之飲尸而撫棺疊山予莫逆也予莫能行千載心之所難相去遼隔惟呼寃而永嘆予將北游誓當收兄骨於烟雲之間歸塟首陽狀公之行乞銘於當世

大手筆俾得與夔齊同傳庶千載之下可考者班班茲
遺兒稚一觴代奠西風老眼若不堪潸嗚呼哀哉尚饗

又　　　　　　　　　　　　　　　　周岳

自商夔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四
人夫有宇宙以來君臣大義亘萬古而常存然畏死而
貪祿者遷就附會自謂枉道而信身豈知死重於生禮
重於食出於人心羞惡之真況不義之富貴特太虛之
浮雲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之氣與日月而常新人但

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旣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法已斁而綱淪先生奮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在乎君親以孔明子房自期兮奈時無可托者以遂志之伸尋深山以隱兮方嘯詠乎落花啼鳥之春彼何為者謂麒麟之可羈使同犬羊之馴駕赤虬以北征兮眇六合於一塵厭下土之腥兮呼吸月露以盪胸中之輪囷絶粒不食兮寧舍生

以成仁一死得其所兮將以愧天下後世二心之臣爰
齊龔勝不得專美於前兮藹百世之遺芬函骨歸自燕
臺兮旅寓吳溪之濱凜然如生兮其在天之神識與不
識皆為流涕而况某受罔極之恩弟質弱才薄安能如
房杜王魏輩異時無負於河汾之門隻鷄斗酒致奠兮
一以哭宗社一以哭斯文尚饗

疏

褒崇忠節奏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李奎謹題為褒崇忠節事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偉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誼辟舉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沒無聞於後皆所以正人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道原所撰墓碑稱其學通六經

淹貫百氏寶祐丙辰舉進士以言直忤權奸賈似道由
架閣謫居興國軍連以史館秘書召不赴元兵至江南
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爲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
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弗
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
十人以枋得爲首承旨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
相管如德淛江行省左丞蒙古臺將旨召之俱不赴累
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叅政魏天

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為禮被拘執北行至大都乃不食而死妻李氏守節自縊于建康獄中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于市季弟君澤君烈俱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死予定之賢而文累薦不起一門之内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奇絶汪洋演迤動關世教所著易書詩三傳及著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徵見於菖蒲之歌

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嘗自誦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鋭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嘗稱之曰斯文倚之爲命脉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于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聳後學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天下稽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於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

廷登載烈女傳是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謚
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為缺典欽惟皇上以節義風厲
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有
關于世教者悉蒙旌褒況枋得為近代忠臣忠肝義膽
與金石同堅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皆
足發明正學羽翼六經推其道足以隆治而善俗聞其
風可以立懦而廉貪誠一代忠節之表表最著者如蒙
准言乞勅禮部照例將已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

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魂於九原冥漠之中尤見聖朝旌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內之士得以瞻拜祠下景仰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世教豈不有補哉臣與枋得生同鄉邑每壓景慕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讀疊山北行詩跋

李養吾

此詩與西山易水之歌當並行余無暇詳焉爾矣顧公

闔門死節皆甚偉公絶口不一言余不表而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公季弟君澤游太學早有聲詩文推本色彗星應詔書尤絶出九江潰後恵余書曰署為立禮生宋仁悲哉其為志也公内儒家女諸父嘗甲第登朝若夫慷慨就義則甲科者視之劣矣澤因伯氏過康廬與謝韋謀和議落人疑忌中械繫良久明朝事將決一夕暴卒二子從母遊金陵閴洶洶有異慇勤撫二子不忍釋子既熟寐解衣帶自經其長弟君烈伯姪同禍彌

慘烈婦及子婦懼傷大夫人心不敢以凶服見夫人見
二婦不膏沐不言不笑曰將無大故乎又曰名義至此
將何逃信與羅幟之獄所親如薛如詹捐重貲得無恙
閩人居停曰虞氏為信所踪跡竟殞深囹虞嘗注易沒
齒無怨言獨行傳中人也凡稱公能死者非知公公不
捐一死豈惟無以謝軍與將卒九原有家人復何顏獨
怪江左多將相富連郡國澤及嬰孺雖肝腦塗地亦不
足報所天居無何觀光上國廪人繼粟大官挏酒飲食

醉飽如平時公何闔門自苦至此公二子亂離間力學自立能詞章仲既褁父骨以歸藁葬昇東濠徒跣奉迎俾復其土皆人所難者因憶太史公素疎宕至所謂得其當而報漢談何易哉何易哉公不免輕以三百口許人國危如綴旒命討俱盡誰得執司馬法而罪之或謂真宰者責公言之不酧而酧之以其言是則有未易解者余不敢没其實併附見以俟知者詳焉

叠山集卷五